

耆舊續聞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耆舊續聞十卷

案此書世有二本一本題曰南陽陳鵠錄正似乎舊有此書鵠特繕寫校勘之一本題曰陳鵠西塘撰則又爲鵠所自作疑不能明然諸書援引並稱陳鵠耆舊續聞或題鵠撰者近之歟鵠始末無考書中載陸游辛棄疾諸人遺事又自記嘗知辰州與陸子逸遊則開禧以後人也所錄自汴京故事及南渡後名人言行摭拾頗多閒或於條下夾注



書名及所說人名字蓋亦雜採而成其間如政和三年與外弟趙承國論學數條乃出呂好問手帖而雜記諸條之中無所辨別竟似承國爲鵠之外弟又稱朱昱爲待制公陸軫爲太傅公沿用其家傳舊文不復追改亦類於不去葛龔然所據皆南渡以後諸家遺老之舊聞故所載多元祐諸人緒論於詩文宗旨具有淵源又如駁茗溪漁隱叢話議東坡卜算子詞之非据宋祁奏議摘歐陽修撰薛參政墓志之誤亦頗有考據雖叢談瑣語閒傷猥雜其可採者要不少也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一

南陽 陳 鶴 錄正

朱司農載上嘗分教黃岡時東坡謫居黃未識司農公
客有誦公之詩云官闕無一事蝴蝶飛上階東坡愕
然曰何人所作客以公對東坡稱賞再三以爲深得
幽雅之趣異日公往見遂爲知己自此時獲登門偶
一日謁至典謁已通名而東坡移時不出欲畱則伺
俟頗倦欲去則業已達姓名如是者久之東坡始出
愧謝久候之意且云適了些日課失於探知坐定他

語畢公請曰邇來先生所謂日課者何對云鈔漢書
公曰以先生天才開卷一覽可終身不忘何用手鈔
邪東坡曰不然某讀漢書至此凡三經手鈔矣初則
一段事鈔三字爲題次則兩字今則一字公離席復
請曰不知先生所鈔之書有幸致否東坡乃命老兵
就書几上取一冊至公視之皆不解其義東坡云足
下試舉題一字公如其言東坡應聲輒誦數百言無
一字差缺凡數挑皆然公降嘆良久曰先生真謫仙
才也他日以語其子新仲曰東坡尙如此中人之性

豈可不勤讀書邪新仲嘗以是誨其子輅

叔陽云

中書待制公翌新仲嘗言後學讀書未博觀人文字不
可輕詆且如歐陽公與王荆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
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荆公荅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
身安敢望韓公歐公笑曰介甫錯認某意所用事迺
謝眺爲吏部尙書沈約與之書云二百年來無此作
也若韓文公迨一作迨今何止二百年邪前後名公詩
話至今博洽之士莫不以歐公之言爲信而荆公之
詩爲誤不知荆公所用之事乃見孫樵上韓退之吏

部書二百年來無此文也歐公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故介甫嘗曰歐公坐讀書未博耳雖然荆公亦有強
辯處嘗有詩云黃昏風雨滿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
歐公見而戲之曰秋英不比春花落傳語詩人仔細
吟荆公聞之曰永叔獨不見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
邪殊不知楚詞雖有落英之語特寓意朝夕二字言
吞陰陽之精藥動以香淨自潤澤爾所謂落英者非
飄零滿地之謂也夫百卉皆彫落獨菊花枝上枯雖
童孺莫不知之荆公作事動輒引經為證故新法之
行亦取合於周官之書其大槩類此爾

待制公十八歲時嘗作樂府云流水泠泠斷橋斜路橫

枝亞雪花飛下全勝江南畫白壁青錢欲買應無價

歸來也風吹平野一點香隨馬朱希真訪司農公不

值於几案間見此詞驚一作賞不已遂書於扇而去

初不知何人作也一日洪覺範見之扣其所從得一作

來朱具以告二人因同往謁司農公問之公亦愕然

客退從容詢及待制公公始不敢對既而以實告司

農公責之曰兒曹讀書正當留意經史閒何用作此

等語邪然其心實喜之以爲此兒他日必以文名於世今諸家詞集及漁隱叢話皆以爲孫和仲或朱希真所作非也政如詠摺疊扇詞云宮紗蜂起趁梅寶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雲母輕裊裊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余嘗親見橐本於公家今于湖集乃載此詞蓋張安國嘗爲人題此詞於扇故也大抵公於文不苟作雖遊戲嘲諢必極其精妙嘗詠五月菊詞云玉臺金盞對炎光全似去年香有意莊嚴端午不應忘卻重陽菖蒲九節金英滿把同泛瑤觴舊日東籬陶令北窻正卧羲皇又與秦師垣啟雞鳴函谷孟嘗繇是以出關雁落上林屬國已聞於歸漢蓋秦嘗畱金庭未幾縱還旣而金人復悔遣騎追之已無及矣公之用事親切多類此遂得擢用

呂伯恭先生嘗言往日見蘇仁仲提舉坐語移時因論及詩蘇言南渡之初朱新仲寓居嚴陵時汪彥章南遷便道過新仲適值清明朱送行詩云天氣未佳宜且住風波如此欲安之蓋用顏魯公帖及謝安事語

意渾成全不覺用事二十年欲效此體用意不到比
作陸仲高挽章偶然得之云殘年但願長相見今雨
那知更不來蓋用杜子美詩句但願殘年飽喫飯但
願無事常相見及秋述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
不來亦不覺用事也恐可庶幾焉乃知待制公之詩
在當時已為前輩所推重如此

墓誌

蘇訓直云。案蘇訓直名玘陸渭南集有

有問劉元城先生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
之今亾矣夫先儒說此多矣但難得經旨貫串元城

曰子但熟味及字與亾字自然意貫有馬者借人乘
之便是史之闕文夫有馬而借人乘非難底事而史
且載此必是闕文及如及見之謂聖人在衰周猶及
見此等史存而不敢削亦見忠厚之意至後人見此
語頗無謂遂從而削去之故聖人歎曰今亾矣夫蓋
歎此句之不存也故聖人作春秋於郭公夏五皆存
之於經者蓋慮後人妄意去取失古人忠厚之意書
之所以示訓也故先生嘗言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
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當為正以直內能悅諸心能

研諸侯之慮當為能研諸慮如此類者五經中極多前輩恐唱後生穿鑿之端故不敢著論若或為之唱後生競生新意以相誇尚六經無全書矣其害多於無人論說之時此前輩所以謹重姑置之不言可也此政有得於聖人闕文之意又問漢之四皓揚子雲嘗稱其美行子雲於高帝世為近必其事之不可誣者司馬溫公作通鑑削而去之以為高祖不廢太子者但以大臣皆不從恐身後趙王不能獨立故不為耳豈山林四叟片言能扼其事哉若四叟實能制高

祖使不廢太子是留侯為子立黨以制其父留侯豈為是哉此特辨士欲誇大其事故云司馬遷好奇多愛而采之今皆不取斯言果然否元城曰此始有深意老先生作通鑑欲示後世勸戒之意政如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夫子既告之以繪事後素又發起子之嘆至於刪詩則削而去之今碩人詩之二章無素以為絢兮一句蓋禮與生俱生不可後也子夏疑之曰禮後乎故夫子許其可與言詩若此之類又不可以槩論會原伯云

曾文清公吉甫三孔出也少從諸舅遊見元城先生談
論間多及論語其言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
知也真實處便是真知纔以不知爲知必是欺僞底
人如此則所喪者多矣故老先生常守一箇誠字又
言誠自不妄語中入蓋爲是也又曰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若如此則大有識義理者豈可禁之使勿
知殊非人皆可以爲堯舜途人_達可以爲禹之意蓋當
熟味使字如孟子言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
人巧之義聖人能以理曉人至於知處貴乎自得非
口耳可傳授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陸太傅軫會稽人神采秀異好爲方外游七歲猶不能

語一日乳媪攜往

一作至

後園俄而吟詩曰昔時家住

海三山日月宮中屢往還無事引他天女笑謫來爲
吏在人閒後仕至兵部郎官力請老歸稽山宋元憲
公杜祁公一時名勝皆有送行詩篇中多及神仙之
事蓋公之雅志也公晚年專意爐鼎丹將成偶一日
妻夫人因事怒擊碎其丹化爲雙鶴飛去嘗視諸孫
中指農師之弟倚承奉公曰此兒有仙風道骨

承奉公倚少無宦情家人勉其從吏初爲餘杭尉沿檄
出邑道逢一皓鬢翁遽下拜之翁趨避公隨其所之
翁知其勢不可辭遂曰尊官何以知某爲異人公曰
凡人行皆有影惟公獨無所以知之翁曰尊官所欲
學者何術邪貧道有黃白之術當奉傳曰不願又欲
授以黃帝房中祕術皆不願翁曰然則尊官所欲者
何曰所願延年益壽神仙之術爾翁遂授之以祕訣
同行里許忽不見公卽棄官逕歸其家築草堂三間
於家側日夜寢處其中獨有一老兵執役每日濯其

冠弊則更之老兵不執役則屏於舍外常聞其中若
有對語者近聽之則寂然如是者四十餘年雖去家
跬步未嘗過而問焉一日忽召其子合酒掃具朝衣
香案其子怪問其故公曰少頃有召命至矣已而果
召公赴闕公謝恩畢辭命復入草堂其後將終謂其
子曰死生如旦晝勿以爲念笑坐而逝先一夕天慶
觀羽士夢有神人告之曰陸某乃河伯水官交代急
遣騎迎之是夜天大雨水暴漲浸沒其家三尺許家
人登避救死不暇沃及公尸頃刻水退昇斂輕如紙

則公爲水仙矣

太傅公嘗守會稽上元夕放燈特盛士女駢闐有一士人從貴宦幕外過見其女樂甚都注目久之觀者狎至觸墜其幕貴宦者執其士以聞於府公呼而責之曰爲士不克自檢何邪對曰觀者皆然竟自脫去獨某居後所以被辱公觀其應對不凡必是佳士因謂曰子能賦此斑竹簾詩當釋子罪蓋用斑竹簾爲幕也士子索筆落紙立就其詩曰春風慄慄動簾帷繡戶朱門鎮日垂爲愛好花成片段故教直節有參差

又曰昔年珠淚裏虞姬今日侯門作妓衣世事乘除每如此榮華到底是危機公覽詩大奇之延爲上客

子逸云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一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二

南陽 陳 鵠 錄正

陸辰州子逸左丞農師之孫太傅公之元孫也晚以疾
廢卜築於秀野越之佳山水也公放傲其閒不復有
榮念對客一作則終日清談不倦尤好語及前輩事
纒纒傾人聽余嘗登門出近作贈別長短句以示公
其末句云莫待柳吹絲吹絲時杜鵑公賞誦久之是
後從遊頗密公嘗謂余曰曾看東坡賀新郎詞否余
對以世所共歌者公云東坡此詞人皆知其爲佳但

後擬用榴花事人少知其意某嘗於晁以道家見東坡真蹟晁氏云東坡有妾名曰朝雲榴花朝雲死於嶺外東坡嘗作西江月一闕寓意於梅所謂高情已逐曉雲空是也惟榴花獨存故其詞多及之觀浮花浪蘂都盡伴君幽獨可見其意矣又南歌子詞云紫陌尋春去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惟見石榴新蘂一枝開冰簟堆雲髻金樽灑玉醅綠陰青子莫相催畱取紅巾千點照池臺意有所屬也或云贈王晉卿侍兒未知其然否也

余謂後輩作詞無非前人已道底句特善能轉換爾三山老人語錄云從來九日用落帽事東坡獨云破帽多情却戀頭尤爲奇特不知東坡用杜子美詩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整冠近日陳子高作謁金門云春滿院飛去飛來雙燕紅雨入簾寒不捲小屏山六扇乃花閒集和凝詞拂水雙飛來去燕曲檻小屏山六扇趙德莊詞云波底夕陽紅溼紅溼二字以爲新奇不知蓋用李後主細雨溼流光與花閒集一簾疎雨溼春愁之溼辛幼安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

何處却不解帶將愁去人皆以爲佳不知趙德莊鵲
橋仙詞云春愁元是逐春來却不肯隨春歸去蓋德
莊又本李漢老楊花詞驀地便和春帶將歸去大抵
後之作者往往難追前人蓋唐詞多豔句後人好爲
謔語唐人詞多合曲後人增爲大拍又况屋下架屋
陳腐冗長所以全篇難得好語也公之詞傳於曲編
者獨瑞鶴仙臉霞紅印枕之句有和李漢老叫雲吹
斷橫玉詞語高妙惜其不傳於世其詞云黃橙紫蟹
映金壺潋灩新醅浮綠共賞西樓今夜月極目雲無
一粟揮塵高談倚欄長嘯下視鱗鱗屋轟然何處瑞
龍聲噴斲竹何況露白風清銀河澈漢髮髯如懸瀑
此景古今如有價豈惜明珠千斛灑氣盈襟冷風入
袖只欲騎鴻鵠廣寒宮殿看人顏似冰玉觀公之詞
可以知其風流醞藉矣

魯直跋東坡道人黃州所作卜算子詞云語意高妙似
非喫煙火食人語此真知東坡者也蓋揀盡寒枝不
肯棲取與鳥擇木之意所以謂之高妙而茗溪漁隱
叢話乃云鴻鴈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野葦叢閒此

亦語病當爲東坡稱屈可也又古詞水竹舊院落樓
筍新蔬果蓋唐制四月十四日堂廚及百司廚通謂
之櫻筍廚此乃夏初詞正用此事而叢話乃云鶯引
新雛過而以櫻筍爲非豈知古詞首句多是屬對而
櫻筍事尤切時耶

趙右史家有顧禧景蕃補注東坡長短句真蹟云按唐
人詞舊本作試教彈作忽雷聲蓋樂府雜錄云康崑
崙嘗見一女郎彈琵琶發聲如雷而文宗內庫有二
琵琶號大忽雷小忽雷鄭中丞嘗彈之今本作鞞雷

聲而傅幹注亦以鞞雷爲證考之傳記無有又云余
頃於鄭公實處見東坡親蹟書卜算子斷句云寂寞
沙汀冷今本作楓落吳江冷詞意全不相屬也又南
歌一作柯子云遊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揚
州十三閒樓在錢塘西湖北山此詞在錢塘作舊注
云汴京舊有十三樓非也

曩見陸辰州語余以賀新郎詞用榴花事乃妾名也退
而書其語今十年矣亦未嘗深考近觀顧景蕃續注
因悟東坡詞中用白團扇瑤臺曲皆侍妾故事按晉

中書令王珉好執白團扇婢作白團扇歌以贈珉又
唐逸史許瀆暴卒復悟作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
中惟見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重一作里下山空
月明復寢驚起改第二句云昨日夢到瑤池飛瓊令
改之云不欲世閒知有我也按漢武帝內傳所載董
雙成許飛瓊皆西王母侍兒東坡用此事迺知陸辰
州得榴花之事於晁氏爲不妄也本事詞載榴花事
極鄙俚誠爲妄誕

徐師川云東坡橄欖詩云紛紛青子落紅鹽蓋北人相
傳以爲橄欖樹高難取南人用鹽擦則其子自落今
南人取橄欖雖不然然猶有此語也東坡遂用其事
正如南海子魚出於莆田通應王祠前者味最勝詩
人遂云通印子魚猶帶骨又云子魚俎上通三印蓋
亦傳者之訛也世只疑紅鹽二字以爲別有故事不
知此卽本草論鹽有數種北海青南海赤橄欖生於
南海故用紅鹽也又太平廣記云交河之閒平磧中
掘數尺有未鹽紅紫色鮮味甘本朝建炎閒亦有貢
紅鹽者紅鹽字雅宜用之

呂紫微居仁云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
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作
得此理

韓退之文渾大廣遠難窺測柳子厚文分明見規模
次第學者當先學柳文後熟讀韓文則工夫自見
韓退之荅李翱書老蘇上歐陽公書最見爲文養氣
妙處

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
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

深戒

學文須熟看韓柳歐蘇先見文字體式然後更通考古
人用意下句處

學詩須熟看老杜蘇黃亦先見體式然後徧考他詩
自然工夫度越過人

學者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虛言有用文字議論
文字是也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爲主周禮及
新序說苑之類皆當貫串熟考則做一日便有一日
工夫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

學者當以質直為本孔子曰質直而好義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放勳曰康之直之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楞嚴經亦言三世諸佛皆以直心成等正覺因地不直果招迂曲維摩經言直心是菩薩淨土但歷一作觀古人為學只是一箇直字學者不可忽也

學問當以孝經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為主此數書既深曉然後專治一經以為一生受用說受用已是不

之性而已

大凡為學須以見賢為主孟子言友一鄉之善士至友天下之善士孔子言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所謂賢者必須取舍舍分明不可二三易所謂定其交而後求者是也既能見賢須尊賢若但見而不能尊則與獸畜之無異今人於有勢者則能屈而於賢者則不能尊是未之熟思韓退之作師說曲中今

世人之病大抵古人以爲榮今人以爲恥於不能尊賢之類是也

威儀辭令最是古人所謹春秋時人以此定吉凶興衰曾子臨死以此等事戒孟敬子此等事最宜留意最是君子養成處

作文不可強爲要須遇事乃作須是發於既溢之餘流於已足之後方是極頭所謂既溢已足者必從學問該博中來也

後生爲學必須嚴定一作課程必須數年勞苦雖道

途疾病亦不可少渝也若是未能深曉且須廣以文字淹漬久久之間自然成熟

自古以來語文章之妙廣備衆體出奇無窮者唯東坡一人極風雅之變盡比興之體包括衆作本以新意者唯豫章一人此二者當永以爲法

老杜歌行併長韻律詩切宜留意

老蘇作文真所謂意盡而言止也學者亦當細觀外弟趙承國至誠樂善同輩殆未見其比蓋其性質甚良不可以他人語也若少加雕琢少下勤苦便當

不愧古人政和三年四月相遇於楚州寶應求余論
爲學之道甚勤因錄予之間於先生長者本未告之
隨其所問信筆便書不復銓次當更求充之考人印
證也案考人或古人之謬

古人年長而爲學者多矣但看用功多寡耳近時司
馬子立年踰二十不甚知書人多以爲懦弱後更激
勵苦學不舍晝夜從伊川張思叔諸人講求大義數
年之間洛中人士翕然稱之向之笑之者皆出其下
此學之不可以已也承國旣以余言爲然便當有力
行之實臨川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此真要語也

東萊此帖今藏承國之家承國乃侍講滎陽公之外
孫也

慈聖光獻大漸上純孝欲肆赦后曰不須赦天下兇惡
但放了蘇軾足矣時子瞻對吏也后又言昔仁宗策
賢良歸喜甚曰吾今日又爲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
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上悟卽有黃州之貶故蘇有
聞太皇太后服藥赦詩一本云故蘇後聞太皇太后不豫有詩及挽詞
甚哀

王嶠升之少從東坡學甚俊敏東坡既除西掖乃以古
槐簡贈嶠曰此笏曾奉制策入三等曾召對議事不
合而逐曾對御史詔獄曾不試除三字母輕吾笏

宣和閒重華葆真宮曹王南宮也燒燈都下癸卯上元館職

約集而蔡老攜家以來珠翠闐溢僮僕雜行諸名士

幾遭排斥已而步過池北游人縱觀時少蓬韓駒子

蒼詠小詩曰玉作芙蓉院院明博山香度小崢嶸誰

言水北無人到亦有繁跚勃率行

大觀初上元賜詩曰午夜笙歌連海嶠春風燈火過滄

中羣臣應制皆莫能及獨府尹宋喬年詩云風生闐

闔春來早月到蓬萊夜未中乃趙齷之子雍代作也

雍少學於陳無己有句法一本此則在第三卷之首

陳無己少有譽曾子固過徐徐守孫莘老薦無己往見

投贄甚富子固無一語無己甚慚訴於莘老下有子脫文

固云且讀史記數年子固自明守亳無己走泗州閒

攜文謁之甚謹曰讀史記有味乎故無己於文以子

固為師元祐初東坡率莘老李公擇薦之得徐州教

授徙潁州東坡出守無己但呼二丈而謂子固南豐

先生也過六一堂詩略云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
世雖嫡孫行名在惡子中斯人日已遠千歲幸一逢
吾老不可待露草溼寒螿蓋不以東坡比歐陽公也
至論詩卽以魯直爲師謂豫章先生無已晚得正字
貧且病魯直荊州南十詩曰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
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未春風吹淚古藤州無
已殊不樂以閉門覓句爲歎又與死者相對爲惡未
幾果卒也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二 壬戌二月十九日按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三

南陽 陳 鵠 錄正

陳恭公執中當國時曾魯公由修起居注除待制羣牧
使恭公弟婦王冀公孫女曾出也歲旦拜恭公恭公
迎謂六新婦曾三除從官喜否王固未嘗歸外家輒
荅曰三舅甚荷相公收錄但太夫人不樂責三舅曰
汝三人及第必是全廢學丞相姍家備知之故除待
制也恭公默然未幾改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舉失
於夷考也女子之警敏有如此者

晁無咎閒居濟州金鄉葺東臯歸去來園樓觀堂亭位

置極蕭灑盡用陶語名目一無之自畫為大圖書記

其上書尤妙始無咎請開封解蔡儋州以魁送又葉

夢得舅也故此諸人獨獲安便嘗以長短句曰摸魚

兒者寄蔡蔡賞歎每自歌其羣從之道語余夢無咎

監泗一作池州稅何祥也已而吏部調知達州張無盡

改泗州言者論罷令赴通州無咎不樂艤舟收稅亭

下以疾不起一本有而果有數乎

晁詠之之道美叔子奇士也宏詞第一人負其才可凌

邁要途以元符封事廢有詩曰元年四月朔日食國

有赦又有已失青雲空老去之語後為西京篋庫蔡

元度畱守稍禮之以係籍不能薦忽謂晁曰如子之

才何必上書之道罔措徐曰只是沒處頓文章蔡亦

大笑之道年四十餘終朝請郎已二字

許尙書光凝君謀一作謨論本朝內制惟王岐公華陽

集最為得體蓋禹玉仕早達所與唱和無四品以下

官同朝名臣非歐陽公與王荆公銘其葬者往往出

禹玉手高二王狄武襄碑尤有史法而貴氣粲然君

謀岐公壻也

黃魯直少有詩名未入館時在葉縣大名吉州太和德平詩已卓絕後以史事待罪陳畱偶自編退聽堂詩初無意盡去少作胡直孺少汲建炎初帥洪州首爲魯直類詩文爲豫章集命洛陽朱敦儒山房李彤編集而洪炎玉父專其事遂以退聽爲斷以前好詩皆不收而不用呂汲老杜編年爲法前後參錯殊牴牾也反不如姑胥居世英刊東坡全集殊有敘又絕少舛謬極可賞也廬陵守陳誠虛中刊歐陽公居士集亦無倫次蓋不知編摩之體耳

祖宗故事凡僕射使相宣徽使皆判州府官和初余丞相以少保武威軍節度使知福州有司失之也靖康一初白丞相請外特進大觀文時李河內公士美當國考故事除判壽春府建炎四年呂相及劉少傅光世皆以使相分鎮江浙呂知池州劉知鎮江府又失之也呂以使相罷平章事不加食邑食實封亦非故事陳述古諸女亦多有文有適李氏者從其夫任晉寧軍判官部使者以小雁屏求詩李婦自作黃魯直小楷

題其上二絕云蓼淡蘆欹曲水通幾雙容與對西風
扁舟阻向江鄉去却喜相逢一枕中曲屏誰畫小瀟
湘鴈落秋風蓼半黃雲淡雨踈孤嶼遠會令清夢繞
寒塘

林文節子中帥并門席閒與幕府唱和有徐姓帥屬忘
其名內子能詩林公每出首唱徐密寫韻歸衆方操
觚內子詩已來必可觀也一日幕府有醉起舞者時
和林公藜字其詩曰幕中舞客呈鴝鵒帳下牙兵困
蒺藜又送一屬官徑一作除監司林公押僚字徐婦

和曰華裘自宐還舊物繡衣先見冠同僚監司故相
家也林公甚賞之

程文簡公就試夢觀音從天乘綵車下降驚覺乃類旌
旂車輅事果試德車結旌賦平生五更誦觀音菩薩
數百徧晚年亦不廢一本云其後老年不廢

蔡條作西清詩話載江南李後主臨江仙云圍城中書
其尾不全以余考之殆不然余家藏李後主七佛戒
經及雜書二本皆作梵葉中有臨江仙塗注數字未
嘗不全其後則書李太白詩數章似平日學書也本

江南中書舍人王克正家物後歸陳魏公之孫世功
君懋余陳氏壻也其詞云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
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鉤羅幕惆悵暮煙垂別
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煙草低迷爐香閒裊鳳凰兒空
持羅帶回首恨依依後有蘇子由題云淒涼怨慕真
亡國之聲也

嘉祐治平閒韓氏呂氏人望盛矣議者謂魏公將老置
輔非韓卽呂故王介甫結韓持國又因持國以結子
華持國入政府每言介甫知經術可大用神宗初政

卽以學士召又與子華同人爰立遂用晦叔爲中丞
已而不合雖子華極力彌縫亦不樂而持國晦叔幾
若世讎然介甫微時與曾子固甚懽會又薦於歐陽
公旣貴而子固不屈故外補近二十年元豐末方召
用又每於上前力詆子固與蘇子瞻日錄可考也

介甫

晚一作

歸鍾山有詩曰穰侯老擅關中事常恐諸

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此蓋
平生之志非特上壑閒也

趙伯山云

書評謂羊欣書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澀不堪位置而世

言米芾喜效其體蓋米法畝側頗協不堪位置之意聞薛紹彭嘗戲米曰公效羊欣而評者以婢比欣公豈俗所謂重儷者耶

世傳米芾有潔病初未詳其然後得芾一帖朝鞞偶爲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以此得潔之理鞞且屢洗餘可知矣又芾方擇堦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旣拂矣又去塵眞吾堦也以女妻之又一帖云承借刺員其人不知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輒欲爲人父之兄若爲大叔猶之可也此豈以文滑稽者耶

米芾得能書之名似無負於海內芾於眞楷篆隸不甚工惟於行草誠人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沈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須鞭勒無不當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過得外貌高視闊步氣韻軒昂未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然超逸也

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畫可稱至太宗皇帝始搜羅法書備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時譽猶恨絕無秀異至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入

格律不為絕賞蘇黃米薛筆勢瀾翻各有趨向然家

雞野鶴與草木俱腐者案此條未完一本連下為一條似誤

徽廟尤喜書立學養士惟得杜應稽一作杜康稽一人餘皆

體倣了無精神一作神氣因念東晉渡江後猶有王謝而

下朝士無不能書以擅一時之譽彬彬盛哉至若紹

興以來雜書游絲書惟錢塘吳說篆法惟信州徐兢

亦疑是皆碌碌可歎其弊一作也

本朝自建隆以後平定僭偽其閒法書名蹟皆歸祕府

先帝時又加採訪賞以官聯金帛至遣使詢訪頗盡

探討命蔡京梁師成黃冕輩編類真贋紙書縑素備

成卷帙皆阜鸞鵲水錦標褫白玉珊瑚為軸祕在內

府用大觀政和印章其閒一印以秦璽書法為寶後

有內府印標題品次皆宸翰也舍此標軸悉非珍藏

其次儲於外祕余自渡江無復鍾王真蹟閒有一二

以重賞得之標軸字法亦顯然可驗高宗御書賜曹勛

仁廟將欲封皇女下崇文院檢尋典故王洙等言唐制

封公主有以郡國名者有以美名者文皇幼女在宮

有晉陽之號若明皇永穆常芬唐昌太華皆為美名

香齋雜記卷三
乃詔封長女福康公主次女崇慶公主蓋用明皇故事也

國朝命妃未嘗行冊禮然故事須候旨方以誥授之凡降誥皆自學士院待詔書詞送都堂列三省銜官誥院用印然後進入慶歷閒加封張貴妃時宋翰林當制宜麻畢宋止就寫告直取官誥院印用之遽封以進妃寵方盛欲行冊命之禮怒擲地不肯受宋祗落職知許州乃令丁度撰文行冊禮宋氏子弟云元豐末東坡赴闕道出南都見張文定公方平因談及內

庭文字張云二宋某文某文甚佳忘其篇目惟記一首先是張貴妃制坡至都下就宋氏借本看宋氏諸子不肯出謂東坡滑稽萬一摘數語作譚話天下傳爲口實矣張貴妃制今見本集

宋子京有士望而才高爲衆所媚竟不至兩地初在翰苑時兄莒公執政一日對昭陵天顏不懌久乃曰豈有爲人兄而不能詔其弟乎莒公知譖者因荅云臣弟兄才薄非據冒榮過分方俟乞外昭陵曰甚好將取文字來對畢同時上章告退已而莒公守維揚

子京守壽春凡貴臣出守朝辭例有頒賜子京告下
遂入朝辭榜子宰相呂許公於漏舍呼閣門詢之曰
宋學士甚日朝辭閣門云已得班許公於是愕然曰
敏哉蓋欲放謝辭截其頒賜也子京辭退到都堂敘
述兄弟久叨至庇今茲外補揚壽相去不遠盡出陶
鎔之恩許公曰更三年後相見此語宋氏子弟云
宋子京知定州日作十首聽說中山好其一云聽說中
山好韓家閱古堂畫圖新將相刻石好文章有譖於
韓魏公者魏公於是亦不喜之

歐陽文忠撰薛參政墓誌云明道二年章獻明肅太后
欲以天子衮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
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爲
改他服則是太后不以衮冕謁廟而宋景文公奏議
乃云太后晚節恪於還政弗及永圖厭內闔之覲閒
樂外朝之焜照執鎮圭乘大輅垂十二旒之冕被十
二章之衮率百官陳萬騎跪奉幣瓚歷見祖宗古今
未聞典禮不載此亦一青之咎所共知也蓋是時有
旨差赴編修明道參謝宗廟記所檢討校勘故宋公

奏議如此然則墓誌又不足據此事正與東坡記歐陽公作范文正神道碑相類碑載章獻太后臨朝時仁宗欲率百官朝正太后范公力爭乃罷其後軾先君修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牘具在本末無諫^上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驗先君質之於文忠文忠曰文正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案牘爲正余謂文忠於志不苟作況一時耳目所聞覩二事豈皆誤耶蓋所以書於墓誌者不欲開後世弱人主強母后之漸而公文必傳於不朽其爲戒深矣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三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四

南陽 陳 鵠 錄正

閩州有三雅池潘遠記聞云古有修此池者得三銅器狀如酒盃各有二篆曰伯雅曰仲雅曰季雅或謂劉表二子好酒嘗製三爵大曰伯雅受一斗次曰仲雅受七升小曰季雅受五升趙德麟云恐是盛酒器非飲器也余以問曾存之存之言古人軀幹大升合小王仲弓傷寒證治論湯劑注云古方三兩當今一兩三升當今一升然則存之之言信矣余按廣韻盃字

注云酒器盃雅同音則盃字蓋借用三雅乃酒盃也
無可疑者

過曾大中書室因論法帖載孫權遣方士取鱮魚作膾
人皆不解鱮魚作圖音讀靖康元年余以事至合流
鎮見人家壁間有唐明皇御注道德經終日行而不
離輻重輻字偏旁作𠂔乃悟鱮爲鱮也然則考古者
不可不博也溫氏叔皮雜志

天禧元年八月敕自今兩省諫舍宗室將軍以上許乘
狨毛煖座餘悉禁止仍絕採捕此乃狨座之始也

故刑部胡尚書嘗云祖宗時館職暑月許開角門於大
慶殿廊納涼因石曼卿被酒扣殿求對尋有約束自
後不復開矣

故事館職每洛陽貢花到例賜百朵并南庫法一有酒過字
此二者麟臺故事不載因并誌之

曾元忠諫議云先朝郎官兼脩日歷者銜上但稱兼著
作無郎字

慶歷二年西方用兵張安道奏議乞併樞密院歸中書
因除昭文相呂申公兼判樞密院除集賢相章郇公

兼樞密使而加晏元獻同平章事依舊樞密使時宋
元憲知維揚王荆公爲僉判代作賀啟三首內昭文
一首宋公別撰塗抹殆徧前輩於禮儀語言閒謹重
如此宋氏橐副尙存頃獲觀之乃具錄焉荆公啟云
恭審肅被寵靈參司樞要伏惟慶慰竊以安危所繫
文武相須眷注意之殊特崇仰成之異禮至若萬務
通於四海二柄萃於一門簡在休辰職繇全德恭以
昭文相公風華博照天韻雄成挾且甗之謀謨襲韋
平之系胄逢辰鼎盛序爵彌高清議被民卓冠一時
之傑豐規振俗逾躋三代之隆嗟彼羌豪警吾邊吏
有嚴天討爰整王師上方深拱以倚平博謀而取重
畀茲全責欽若壯猷輿訟所同巖瞻惟允昔餽通函
谷繁沛邑之宗臣威被匈奴實漢家之良相宜今具
美與古兼徽某夙附末光雅煩善庇伏藩城而待罪
隱若自安佔宿邸之移文楚然滋喜依歸之素有過
等夷宋公自作啟云右某啟近得本州進奏院狀報
伏承誕膺明制兼管鴻樞伏惟慶慰恭以昭文僕射
相公業總將明地尊弼直綱繆三事敷燮九功穆駿

假以無言陟大猷於同體屢還休冊專遜碩膚列讓
彌高羣瞻益洽臯屬戎亭之警載繫廟略之勤唯是
本兵別歸謀幄彌綸雖一名分或殊果咨相府之尊
并統機庭之重特頒聖訓參告治朝創宥密之判規
寵裁成之政本協修一德允賴於湯臣外撫四夷更
光於漢業安危所注左右咸宜觀元憲之意謂國朝
未有判樞密之院者以上之注意尤重故云創宥密
之判規寵裁成之政本也

四聲分韻始於沈約至唐以來乃以聲律取士則今之
律賦是也凡表啟之類近代聲律尤嚴或乖平仄則
謂之失黏然文人出奇時有不拘此格者緘啟新範
載李秀才賀滕學士一啟全用側聲結句其辭云伏
審榮承紫渙進聯闈彥某被遇有素起抃慙後且賢
者器業本不在於文藻而國之鈞軸實藉此而進用
恭以某官率志雅遠持論忠實惜舒卷尙曰淹晚今
幸以材而掄擢必將副之必知所謂豪俊驟揚庭
選佇見風節聳聞天下某成樂樊圃繫心京轂伏冀
上爲宗稷精治興寢

梅聖俞嘗云古人造語有純用平聲琢句天然渾成者如枯桑知天風是也有純用側聲作詩云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

丙翰洪公帥會稽日余嘗乘閒問曰禹穴有二處其一在禹廟告成觀穴上有窆石是也其一去禹廟十餘里名曰陽明洞天卽稽山之麓有石徑丈餘中裂爲一罅闊不盈尺亦相傳指此爲禹穴圖經云禹治水投玉簡於此穴中未知孰是公云禹穴二字出司馬遷書雖其事不經必是秦漢以來相傳如此張晏注漢

書云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又不經之尤者要之子長謂上會稽探禹穴言極其高深也探者取極深之義今陽明穴中投物於中不知其底止當以此爲禹穴可也非謂禹葬之地又問若耶溪去鏡湖二十餘里乃一小澗水溪旁人煙極蕭條但有雲門寺猶存焉唐人詩中多言若耶溪畔採蓮女何也公曰所謂採蓮女者亦指西子而言也時之盛衰不同唐之初年必是勝地何以知之今去耶溪三里許地頗平曠世傳以爲虞世南

宅之舊址杜子美詩云若耶溪雲門寺青鞵布襪從

此始則為唐之勝地一作境可知矣子因言史記載秦

始皇三十七年出遊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

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

而立石刻頌秦德所謂狹中者即今富陽縣絕江而

東取紫霄宮路是也江流至此極狹去步纔一二百

步水波委蛇始皇正從此渡取暨陽界至會稽山今

暨陽縣外有始皇祠宇乃經從之處徐廣注史記直

指以為在餘杭縣不知餘杭非江流之所經也公深以

為然

鄭戩字天休知開封府府吏馮元者姦巧通結權貴號

為立地京兆尹戩窮其罪流於海島後移守長安有

表曰聽嚴宸之鐘鼓未卜何辰植勁柏於雪霜更觀

晚節上稱誦者數四代范仲淹為西路招討置府於

涇州元昊擁眾臨黑山戩勒兵巡邊趨蓮花堡時天

寒風勁置酒高會旗幟絳野饒鼓聒天虜眾十萬不

敢動元昊曰已遣使稱臣何為復用此公護諸將觀

此則守帥謝表亦可以見其志節也能范文正公守饒

州謝表云此而爲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
蹇蹇匪躬之節天下歎公至誠許國終始不渝不以
進退易其守也王元之守滁日謝表云諸縣豐登苦
無公事一家飽煖全藉君恩歐陽公取其語發爲歌
詠云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煖荷君恩亦見身在
外服不忘其君之義也自祖宗以來凡外郡謝表未
有不報行者慶元初權姦用事輪對官希旨乞勿報
行遂以爲例矣

許下士夫云章子厚當軸喜罵士人常對衆云今時士
人如人家婢子纔出外求食箇箇要作行首張天覺
在旁云如商英者莫做得一箇角妓否章笑久之遂
遷職子厚之孫章大方云不然天覺好談諧先祖丞
相曰豈有禁從作是俳語好撻天覺應聲云某權某
職且二年切告相公撻下權字丞相笑未幾乃落權
字

子厚爲商州推官時子瞻爲鳳翔幕僉因差試官開院
同途小飲山寺聞報有虎者二人酒狂因勒馬同往
觀之去虎數十步外馬驚不敢前子瞻云馬猶如此

著甚來由乃轉去子厚獨鞭馬向前去回我自有道
理既近取銅沙鑼於石^頭上擲響虎卽驚竄歸謂子瞻
曰子定不如我異時姦計已見於此矣

上卷終

壬戌三月十九日校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四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五

南陽 陳鵠 錄正

古人作文多爲伐山語蓋取諸書句要入之文字中貴
其簡嚴杜子美詩云配極元都闕取是謂配天之極
也又嘗見宋宣獻青詞用淵宗二字取淵兮似萬物
之宗也此類甚多而配極淵宗二語特妙

溫氏
雜誌

又云作詩用經語尤難得峭健杜子美端午賜衣詩自
天題處溼當暑著來輕自天當暑皆經語而用之不
覺其弱此可爲省題詩法至落句云意內稱長短終

身荷聖情其語又妙余謂近日辛幼安作長短句有
用經語者水調歌云凡我同盟鷗鷺今日既盟之後
來往莫相猜亦爲新奇

又云詩有律子美云晚節漸於詩律細余少學詩鄉先
生云侵凌雪色還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條卑枝低結
子接葉暗巢鶯此細律也唐之詩人及本朝名公未
有不用此洪龜父詩云琅玕嚴佛屋薜荔上僧垣山
谷改上句云琅璫鳴佛屋亦謂於律不合也余謂陸
務觀嘗學詩於曾文清公有贈趙教授詩云憶昔茶

山聽說詩親從夜半得元機律令合時方貼妥工夫
深處卻平夷每愁老死無人付不謂窮荒有此奇世
閒有恨知多少未得從君謁老師亦以合律爲工窮
荒有此奇見東坡帖窮荒有此奇觀用字皆有來處
前輩曰爲文敘事要在切當不必引證以求奇也唐李
石鎮荆南日崔鉉爲從事未幾入爲司勳員外郎歷
翰林學士不二歲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而石尙在鎮
其賀崔相狀曰賓筵初啟曾陪樽俎之歡將幕未移
已在陶鎔之下蓋節度巡官李陟詞也其後崔鉉自

右僕射鎮淮海楊收以前太常博士從鉉爲支使未
幾入爲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歷翰林學士甫二歲拜
兵部侍郎平章事亦未移鎮其賀楊相狀曰前時里
巷初迎避馬之威今日藩垣已仰問牛一作鳥之化蓋
崔澹之詞也

四六用經史全語必須詞旨相貫若徒積疊以爲奇乃
如集句也楊文公居陽翟時謝希深與之啟云曳鈴
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弗顧公其如蒼生何文公
書於扇曰此文中虎也蓋善其用經史語如自己出
特爲豪健張安道爲曹脩節度使副制云世載其德
有狐趙之舊勳文定厥祥實姜任之高姓王荆公知
制誥見其橐深加歎賞此亦全語最親切者也

東坡自海外歸謝表云七年遠謫不意自全萬里生還
適有天幸蓋亦用班史之全句而不覺也

曾元豐爲南宮舍人時相令換秋宴樂語因問坐客曰
霜始降而百工休可對甚語久之坐客云苦無全句
可偶當劈破用曾於是云始降霜而休百工正得秋
而成萬寶坐客稱善旣而文成頌聖德一聯云惟天

爲大蕩蕩乎無能名焉如日之升皜皜乎不可尙已
坐客皆擊節賞之

東坡謫黃岡元豐末移汝州團練副使制詞云蘇某謫
居之久念咎已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坡甚歎服蓋
王子發詞也元祐初坡入掖垣尙與子發同僚和子
發詩云清篇帶月來霜夜妙語先春發病顏蓋爲此
也

唐制給事中亦行詞高宗改給事中曰東臺舍人是也
德宗時給事中袁高宿直當撰盧一作盧新州爲饒州

刺史詰高執以詣宰相宰相不從乃命舍人撰之

靖康初陳瑩中贈大諫詞云汲黯何爲坐致淮南之懼
魏公若在必輟遼東之行蓋譚勉翁詞也其後勉翁

贈官汪彥章爲之詞云雖甄濟佯瘖終逃天寶之難
而龔勝已死不見南陽之興識者美之吳丞相元中
諭燕山父老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養之休忠義百
年繫父老訓誨之力徽廟極稱賞之又宣和末爲徽
廟罪已詔云重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
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識者趨

別起

之又謝右揆表云上聖中興方擁風雲之會下臣孤
進忽叨夢卜之求又云從唐堯於汾水之陽駭莫驚
於思慮贊黃帝於涿鹿之野恨未暢於聲威詞人多
美之元中居儀真時復職奉祠謝表云流年往矣漸
知遽瑗之非此道茫然未願漆雕之任人皆傳誦王
達可自翰苑出知鎮江吳元中與之詩云醉中擲筆
金鸞殿睡起鳴笳鐵甕城可謂壯語

東坡十歲時侍老蘇側誦歐公謝對衣金帶馬表因令
坡擬之其閒有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
老蘇笑曰此子他日當自用至元祐中再召入院爲
承旨謝表乃益以兩句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
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

梅和勝執禮宣和初爲給事中與時相王黼論事不合
改禮部侍郎守斬復落職責守滁王黼罷復職鎮江
靖康初以翰林學士召其謝表云喜照壁閒而見蝎
乍離楓下而聞鐘蓋照壁喜見蝎此韓退之詩也而
離楓下聞鐘事偶不記後數年因閱劉禹錫自武林
例召赴京詩曰雲雨湘江起卧龍武陵樵客躡仙蹤

十年楚水楓林下今夜初聞長樂鐘蓋用此也和勝
葵之浦江人也未冠時家極貧而親老無以爲養大
雪中以詩謁邑宰云有令可干難閉戶無人堪訪懶
移舟邑令延之令訓其子弟後蔡蕤榜登科終於戶
部尚書死於靖康之難

庚溪

南

溫叔皮雜誌云舍人行詞或有未當則執政請以稟議
改定楊文公有重名於世嘗因草制爲執政者多所
點竄楊甚不平因以稟上塗抹處以濃墨傳之就加
爲鞵底襍題其榜曰世業楊家鞵底或問其故曰是
他別人脚跡當時傳以爲嗚噓自後舍人行詞遇塗
抹者必相謔云又遭鞵底

楊文公常草荅契丹書有鄰壤交驩之語進草既入章
聖自注其側云鼠壤糞壤文公遽改爲鄰境蓋當時
以改制爲常又卽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復進封
西平王時宋白蘇易簡張洎在翰林草詔冊皆不稱
旨惟宋湜嶺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進詞曰
先帝早深西顧欲議眞封屬軒鼎之俄遷逮漢壇之
未遂故茲遺命特付眇躬爾宏望弓劔以拜恩守疆

垣而效節上大喜不數日參大政

仁宗朝晏元獻撰章懿李皇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嶽
崢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言誕育聖躬
實係章懿然仁廟夙以母儀事明肅太后膺先帝擁
幼之託難爲直致才者雖愛其善比獨仁廟不悅謂
晏曰何不直言誕育朕躬使天下知之當更別改晏
曰已焚橐於神寢上終不悅逮升祔二后赦支孫抃
丞旨當筆直敘曰章懿太后丕擁慶衍實生眇冲顧
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御旣往仙遊斯藐嗟夫爲

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
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上覽之感泣彌月
明賜之外悉以東宮舊玩密賚之歲餘遂參大政

景祐初張唐卿榜賜特恩出身章服等語詞略云青衿
就學白首空歸屢塵鄉版之書不預賢能之選靡務
激昂以自勵止期皓首以見收仁宗怒曰後世得不
貽子孫之羞乎御筆抹去宋鄭公庠別進云久淪巖
穴夙蘊經綸鶯遷未出於喬林鸚薦屢先於鄉版縱
轡誠希於遠到搏風勉屈於卑飛上頗悅

慶歷七年春旱楊察隱甫草詔既進上以罪己之詞未
至改云乃自去冬時雪不降今春大旱赤地千里天
威震動以戒朕躬茲用屈己謝愆歸誠上叩冀高穹
之降監閱下民之無辜與其降戾於人不若移災於
朕自今避殿減膳中外實封言事金坡遺事

白蘇子美監一有奏邸舊例鬻故官勝以賽神因而宴

客時館閣諸名公畢集獨李定不預遂摺摭其事言
於中丞王拱辰御史劉元瑜迎合時宰之意與奏邸
之獄一時英俊馬一作馬斥逐殆盡有一網打盡之語故

梅聖俞有詩云一客不得食覆羹傷眾賓蓋指李定
也自此禁苑闕人上謂少年輕薄不足為館閣重時
宰探上意乃引彭乘備數乘蜀人少時常欲贊所業
於張忠定公因門僧文鑒求見僧先以所贊示公公
覽之殆徧都擲於地乘大慚而退其繆可知矣及在
翰林有邊帥乞朝覲上許候秋涼即途乘為批荅詔
云當俟肅肅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况知成都兩蜀
荒歉飢民流離况即發倉賑濟既而上表待罪乘又
當批荅云才度巖巖之峻便興惻惻之情人傳以為

笑後觀趙子崧中外舊事云嘉祐丁酉李駙馬都尉
和文之子少師端愿作來燕堂會翰林趙叔平槩歐
陽永叔脩王禹玉珪侍讀王原叔洙舍人韓子華絳
永叔命名原叔題榜聯句刻之石可以想見一時人
物之盛蓋仁宗末年文富二公爲相引用得人如此
淳熙閒周益公予充久在禁苑及除右揆李獻子山當
制詞中有三母之戒公力辭不拜命壽皇宣諭令改
之然制麻已廷告旣而復改人頗異之不知祖宗朝
改制率以爲常但改之於未宣之前爾又有中書舍
人權直崔敦詩時謝后自貴妃冊后內廷文字頗多
崔非所長苦思遂成瘵疾臨卒有子尚幼手書一紙
戒其子無學屬文悉取其所爲槩焚之王右司公袞
吉老嘗語余云余後讀本朝名臣傳翰林學士彭乘
不訓其子文學參軍范宗翰學士責之曰王氏之琪
珪玳瑁器盡璠璣韓氏之綜絳緝維才皆經緯非陰
而得由學而然二事絕相類今人教子惟恐不能文
二公乃以屬文爲戒與寶禹鈞麻希夢之訓子異矣
此可以續金坡遺事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五

壬戌三月十九日校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六

南陽 陳 鵠 錄正

本朝名公四六多稱王元之楊文公范文正公晏元獻
夏文莊二宋王岐公王荆公元厚之王履道元之出
補外賀同時在翰林大拜者云三神山上曾陪鶴駕
之遊六學士中猶有漁翁之歎又滁州謝表云諸縣
豐登苦無公事一家飽暖全賴君恩文公以母病不
謁告兄弟徑歸許下責授祕書監分司西京謝表云
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

後除汝州言者攻擊不已公又有啟云已擠溝壑猶
下石而不休方困蒺藜尚彎弓而相射文正公初隨
母嫁朱氏後復姓謝表云志在逃秦入境遂稱於張
祿名非霸越乘舟乃效於陶朱文莊父官河北契丹
犯界沒於王事後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辭表云父
沒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
塊忍聞夷樂之聲荆公尤工於四六竝見本集呂吉
甫監杭州酒務時元厚之自侍從出守每過之必論
文至通夕他日吉甫見荆公問錢塘往來之衝有佳
士子乎吉甫曰才士極難得如元某好箇翰林學士
公曰有甚製作吉甫乃於書畫一作籠中出其一編皆
元所爲文也荆公熟味甚喜已而元爲詞臣多士猶
未深知之及荆公除昭文相制麻云若疇與舟世莫
先於汝作惟衮及繡人久佇於公歸於是衆皆歎服
王安中履道初任大名府元城縣簿吉甫一見奇之
未知其有文也會熙河奏捷履道代爲賀表云方叔
壯猷顧自嗟於老矣皋陶賡載尙希贊於康哉蓋能
發其微也

南渡內外制多出汪內翰彥章之手贈炙人口同時有
孫仲益韓子蒼程致道張燾朱新仲徐師川劉無言
後有三洪兄弟至辛巳歲容齋草親征詔曰惟天惟
祖宗方其扶於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於宴安又
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涇水之勳鬪士倍於晉師可
決韓原之戰是時歲星在楚檄書曰爲劉氏左袒飽
間思漢之忠後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汪浮溪王
綯復官制曰聖人之心如權衡之公法無私者君子
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衛侯醇謹初豈有於他

腸顏子庶幾尚何憂於貳過賜王綯爲從弟投拜金
人自劾不允詔曰昔羊舌坐誅靡連叔向王敦稔惡
猶赦茂宏蓋古者君臣相與於腹心之間未嘗以兄
弟輒投於形迹之地代嘉王謝及第表鵬擊天潢之
浪鶯遷帝苑之春昔慙假寵於分茅今喜成名於拾
芥知徽州鄉郡謝封新安郡侯表久客還家方憇南
飛之鵲通侯授印忽成左顧之龜宋人并潏以得封
望胡一作敵及此漢將銀黃而夸里榮乃過之賀收復
杭州表河有防而蟻爲之決稼太盛則螟生其閒唯

茲嘯聚之徒蓋以承平之久一作敢搖蜂蠆之毒盜

弄萑蒲之兵折箠一答投戈四潰旃旆所向舉江山

歸指顧之中帥藩復完他郡縣可談笑而得靖康末

代羣臣勸進表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伸程嬰存趙

之忠幸率土相從而歸啟且諸侯不輟以事周又表

整襄城之駕而早戒脩塗除高邑之壇而亟臨大寶

勅圖後效如成王小忠之詩光復丕基邁文帝大橫

之兆靖康二年皇太后手詔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

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

袒之心又曰漢家之厄十世宐光武之中興獻公之

子九人唯重耳之尙在

周益公久在禁林詞章爲一時之冠辭免直學士院狀

云顧仙嶺之提鼇自存大手矧明庭之儀鳳方集奇

才謝內相表視淮南之書豈但矜誇於下國聽山東

之詔固當裨助於中興謝衣帶鞍馬表褐衣褐見莫

陳漢戍之便宐馬去馬歸敢計塞翁之倚伏除大觀

文判潭州以言者奪職罷鎮後復職仍判潭州到任

謝表云謂昔之銷印重違白筆之公言故今者剖符

庸示清衷之本意踦類鴈門之復夢成鹿野之真又
謝復職表云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氈從天而
下人皆傳誦

鄭元樞惠叔知建寧日因前所薦舒光改秩後光以賄
敗公坐降兩秩謝表云視所以觀所由不加詳審聽
其言信其行竟墮欺誣迨茲累年果爾連坐亦羿有
罪於子何誅又云敢不勵緇衣好賢之心謹推轂下
士之禮期不墜於家世庶少酬於國恩蓋用鄭家事
尤爲親切

呂洞賓先生多遊人間丁晉公通判饒州日洞賓往見
之語公曰君狀貌頗似李德裕他日富貴皆如之公
咸平初與楊文公言其事今已執政張洎家居忽外
有一隱士通謁乃洞賓名姓洎倒屣迎見之洞賓自
言呂渭之後四子溫恭儉讓讓終海州刺史洞賓系
出海州房所任官唐史不載索筆入分書七言四韻
畱與洎頗言將佐鼎席之意末句云成功當在破瓜
年俗以破瓜字爲二八洎年六十四卒乃其讖也滕
宗諒守巴陵回道士上謁滕口占曰華州回道士來

到岳陽城別我畱何處秋空一劍橫回大笑而去呂
有詩在人閒極多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
湖又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又一粒粟
中藏世界二升鍋內煮山川竝見楊公談苑又賣墨
年年到鼎州無端知府問蹤由家居北斗魁星下劍
挂南窻月角頭東坡詩話云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
有道士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絕句壁上自稱
回道人出門至石橋上先度橋數十步不知所在或
曰此呂洞賓也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
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此東坡俸
錢塘之口今在石村沈家畫壁猶存所畫之像藤葛
交蔽其體惟面貌獨出余往來苕雪屢見之其他如
磨鐵鏡舞畫鶴設曾供於長沙隱姓名於幽谷客其異
跡固多有之惟渡江以來近在辛卯歲嘗游毗陵繫
青結巾黃道服阜縑草履手持椽笠自題曰知命先
生自呼於市荆門守胡公儔聞其聲頗異延之問命
先生曰公有壽且得見次不在清明前五日卽在清
明後七日至期忽得報云第二政已改受他郡七日

後又得報云見政有召命胡始知其爲異人乃悟知
命字皆從口必是呂洞賓無疑深恨不款延之日夜
追想其狀貌欲使畫工圖之不可得及至荆門半載
忽一日公廳肅容有急足聲喏云某知州府有書信
今且往某州下書回途卻請回書客退開書通寒暄
外無他語有一軸信開視乃是南京石本呂公畫像
與在毗陵日所見衣巾狀貌無少異公益歎慕胡後
守滁州爲刻石以誌其事余乙亥歲爲滁教距辛卯
歲五十餘年矣以此知先生未嘗不遊人間但世人

少有仙風道骨遇之者鮮矣

華山狂子張元天聖閒坐累終身嘗作雪詩云七星仗
劍攪天池倒捲銀河落地機戰退玉龍三百萬斷鱗
殘甲滿天飛又鷹詩云有心待搗月中兔更向白雲
頭上飛其詩怪譎多類此韓魏公在鄜延日元以策
干公不用後流落竄西夏教元昊爲邊患及公撫陝
右書生姚嗣宗獻詩云踏破賀蘭石掃空西海塵布
衣能辦此可惜作窮鱗公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張
元矣遂表薦官之又嘗題詩於關中驛舍云欲挂衣

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卻將舊斬樓蘭劍買得
黃牛教子孫東坡見而誌之後聞乃嗣宗詩又有詩
云崆峒山叟笑不語靜聽松風飽晝眠皆豪語也

施達字必達建陽人少負其才有詩名建炎閒早擢上
第爲穎州教官秩滿而歸時范汝爲爲寇據建城執
達而脅之令書旗幟遂陷賊黨朝廷命韓世忠討之
城破乃捕達付軍帳至臨安送府獄編隸湖外離家
之日度此去必無生還乃囑其妻令改適其妻悲泣
鬻奩具所有以給行囊及出獄賂防送卒使緩其行

買一獲自隨所至宿舍縱其通淫行

夕多市酒肉令恣飲中夜酣臥手刃

衣易姓名竄於淮甸滁黃閒後朝廷

甚急達乃爲僧行入邊界山寺中

謹亦異顧之疑其必非凡夫一日以事役其徒眾使

出獨畱達在呼而問曰朝廷嚴賞捕亡命之人若是

汝可以實告我卻爲汝尋一生路脫去不然不獨汝

身被戮亦累及山門達力諱拒僧曰我觀汝面目不

是庸人愛汝故爾達乃感泣下拜悉露情悃僧又恐

其疑已謂曰我卽坐此汝自往吾卧內取一箱袱來
預作一書并白金數兩取出贈之云可速入彼界尋
某寺僧某投之達拜謝而去遂至某寺歲餘主寺見
其能書翰甚喜之達於暇日買北^寫庭舉業習之易名
宐生舉進士廷試天子日射三十六熊賦云聖天子
內敷文德外揚武功雲屯一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
遂冠牘首仕於金國後爲中書舍人入翰苑紹興庚
辰逆亮謀犯淮先遣達爲賀正使憑狐据慢朝廷以
尙書張燾爲館伴使每以首丘桑梓之語動之意氣

自若臨岐顧張曰北風甚勁張因奏早爲備達少時
嘗有詩云久坐鄉關夢已迷歸來投宿舊沙溪一天
風雨龍移穴半夜林巒鳥擇棲賣菜無人求好語種
瓜何地不成畦男兒未老中原在寄與鷓鴣雞莫浪啼
又嚴子陵釣臺詩懸崖斷壑少人蹤只合先生卧此
中漢業已無一杯土釣臺今是幾秋風同學劉郎已
冕旒未應換與此羊裘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閒
有許由至黃州弔東坡詩文星落處天應泣此老已
知吾道窮事業漫誇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至一

寺中爲僧題屏風八景其平沙落鴈云江南江北八
九月葭蘆伐盡洲渚闊欲下未下風悠揚影落寒潭
三兩行天涯是處有菰米如何偏愛來瀟湘此詩已
有異志又感春詩云感事傷懷誰得知故園開日自
暉暉江南地暖先花發塞北天寒遲鴈歸夢裏江河
依舊是眼前阡陌似疑非無愁只有雙蝴蝶解趁殘
紅作陣飛又感錢王戰臺詩層層樓閣捲昭回元是
錢王舊戰臺山色不隨興廢去水聲長逐古今來年
光似月生還沒世事如花落又開多少英雄無處問

夕陽行客自徘徊此詩是出塞作又題將臺詩梅花
摘索未全開老倦無心上將臺人在江南望江北征
鴻時送客愁來此詩奉使本朝時作又題壁云君子
雖窮道不窮人生自古有飄蓬文章筆下千堆錦志
氣胸中萬丈虹大抵養龍須是海算來栖鳳莫非桐
山東宰相山西將莫把前功論後功達嘗卜葬地卜
者曰若近裏葬三紀後可出侍從子孫綿遠近前一
紀年窮困後方顯達但不歸家鄉達日子孫富貴何
預於我邪卽從前葬韓斯王之孫枝一作嘗語余云

後見趙左史再可云靖康之難有族人陷於北境葉
倅者建寧人仕於南京亦留金國達為其子葉察執
伐娶趙氏後和好既成金還河南地於是陷金者皆
得歸江南察今為雜賣場監官亦能言宐生之事達
祖墳今在仰武建寧縣施村土人猶能言其事墓尙
存

壬戌四月朔校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六